

鬼脸劫

一台湾一陈青云著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I247.5
339

I247.5
1546

I247.5
1267

鬼脸劫

陈青云作品集

000020351



(台湾) 陈青云 著



SZ0027392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(内蒙古)版贸图字[05 - 1995 - 1]号

陈青云作品集
鬼脸劫

著 者 陈青云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 印张

字 数 280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

199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1 - 5000 册

ISBN 7 - 80506 - 441 - 5/I·176

定 价 18.80 元

未收白事詩
刻與
張向蒼天龍
允

華野軍志



目 录

一	疑窦重重	(1)
二	“鬼女”情深	(20)
三	“地狱”之门	(38)
四	“鬼剑”之谜	(52)
五	白狼江浪	(75)
六	轩辕飞雄	(95)
七	“修罗”公子	(115)
八	“鬼脸”劫难	(129)
九	哑女杏姑	(146)
十	荡妇人妖	(161)
十一	姐弟反目	(178)
十二	误陷魔窟	(193)
十三	银面修罗	(209)
十四	雌雄双煞	(233)
十五	群雄涉险	(253)
十六	凌霄会萃	(272)
十七	“神眼”金雕	(287)
十八	风雷神剑	(301)
十九	正气凛然	(311)

一 疑窦重重

皓月当空，银光遍洒大千，但景色并不美，不但不美，反而有些阴森，夜风拂过，仿佛带着幽灵的窃笑。

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是一片远离城镇官道的废墟，紧傍着山岗。

这废墟占地极广，总在数十亩左右，残墙、危壁、孤柱，半隐在荒烟蔓草间，有些树丛业已成林。

唯一还保持形象的，是废墟中央耸立的一座白石高台，从台上石回栏的精致雕凿来看，这废墟当年是豪门巨富的宅第。

据传说，这地方当年死人太多，时常闹鬼，大白天也没人敢来。

然而此刻，台上却伫立着一条人影，远望像根石柱。

夜晚敢来，当然是不怕鬼的人。

他是谁？他就是出道未久，但已名震江湖的“神眼金雕”岳震寰，他刚和“逍遥书生”宇文啸云聚首，二人闲谈江湖往事和江湖上的风风雨雨，其中以鬼剑、鬼千金、修罗公子的传闻最为引人注目。他就是为了揭开这神秘，所以在等着一个人。

等人，是最难耐的事，尤其在对方不守时的时候。

岳震寰极目望着远处，他号称“神眼金雕”，目力当然超人一等，在视线不受阻的情况下，可以清楚分辨半里之内人物的活动。

突地，他发现废墟边缘的林木间有人影浮动，运足目力审视，是两名老者和一个中年汉子，老者之一被安顿在树下。背靠树身，另一老者和那中年汉子用剑在地上挖掘，不时抬头向远处望一眼。

这情况使岳震寰大感困惑，他等人早已等得不耐，正好有这机会使他舒展一下情绪，于是他下了高台，从侧方掩了过去。

由于他的目力超人，所以不必迫近，隐身在五丈之外的树丛里。

两者一中年他全都认得，端坐树下的，是大名鼎鼎的飞云堡主陆

友良，另外那老者是以一对铁拳享誉武林的“震天手”欧化雨，那中年人是剑道翘楚钟一民。两人在忙着把一段…段的竹竿连接了埋在用剑掘成的小沟里，用土掩上，再洒些枯草树叶遮盖，小沟通到两丈外的一丛矮树之后。

岳震寰看得满头玄雾，他们到底在弄什么空虚？

端坐树下的陆友良闭目垂眉，不言不动。

竹竿子埋设完毕，欧化雨检查了一遍，然后向钟…民道：“钟老弟，这行动如果失败，你我恐怕非躺在此地不可！”

钟一民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欧大侠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死又何妨！”

欧化雨道：“钟老弟的消息正确？”

钟一民道：“百分之百的正确，小弟亲自守候过三晚，都在三更以后。”

欧化雨点头道：“但愿如此，我们可以准备了。”

钟一民隐身到竹竿通达的树丛里，欧化雨却藏到陆友良端坐的大树之后。

岳震寰皱起了眉头，这的确是件怪事，三个响当当的成名人物，捣什么鬼？如果是打猎设陷，这种地方除了狐兔，不会有猛兽，如果是坑人，似乎不符他们的身份。

更怪地是陆友良始终枯坐着没动静。

岳震寰运用他的神眼仔细观察，忽然发现陆友良的胸腋和颈子间，各有一根细绳子儿勒在树身上，这发现使他震惊不已。

一条人影，飘絮般掠来，发现了树下端坐的陆友良，惊“噫！”了一声，仁在两丈之处，是个二十左右的黑衣少女。

人长得相当不赖，雪白的肌肤衬着黑衣，更加显白，尤其那一头长及后腰的柔发，乌溜溜的闪着光，迷人极了。

她是谁？难道他们等待的便是她？

以三个成名的人物，来暗算一个少女，太不可思议了！

“怪事，姓陆的，你竟然活着？”少女开了口。

“老夫等你多时了！”答话的竟然是树后的欧化雨。

岳震寰明白过来，坐在树下的，是陆友良的尸体，听少女的口气，

即使她不是凶手，定与凶手有关。

“等我么……有什么指教？”

“难道欠帐不该还钱？”

“哦！你为儿子讨帐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怎么讨法？”

“要你骨化飞灰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少女大笑起来，声音很脆，然后敛了笑声道：“你那宝贝儿子公然敢调戏我，难道不该死？你还要护短……”

“住口，你杀的人太多了，老夫是为江湖除妖！”

岳震寰陡然省悟他们埋竹管的用意了，以成名的人物，用鬼计来谋算一个少女，不管原因是什么，都是不对。

他闪电般从隐身处掠出，一个飞跃，扑向黑衣少女，伸手拦腰一抱，塌地滚了开去。

尖叫与惊叫并发中，“隆！”然一声巨响，土石纷飞，如暴雨般洒回地面。

土石落定，岳震寰放开黑衣少女，站起身来，抖去身上的泥土草屑，舒了口大气。黑衣少女也起身弹土。

“这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应该明白，有人要把你炸碎。”

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方才跟你说话的！”

“陆友良？”

黑衣少女弹了过去，岳震寰也跟进，只见陆友良仍然端坐着，身上尽是尘土，头低垂在胸前，原来是套住脖子的细绳断了。

黑衣少女拔出剑来，却被岳震寰一把抓住握剑的手。

“别碰我！”黑衣少女甩开了岳震寰的手。

怔了怔，岳震寰道：“你准备做什么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杀人！”声音很冷。

岳震寰道：“这是具尸体，不必你动手了。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他太可恶，竟然想把我炸碎，我要把他剁碎。”
一个少女说出这种狠话，实在令人惊异，而且她还长得这么美。
岳震寰冷冷地道：“一死大于天，戮尸太不人道。”

“如果我被炸碎就人道么？”

“可是你还活着，没有被炸碎！”

黑衣少女扬剑，岳震寰又要伸手。黑衣少女退后一步，瞪着眼道：“你再碰我一下，我就杀了你！”

岳震寰愣住，连呼吸都停了，天底下居然会有这种女人，救了她的命，不说一声谢，居然还要杀人，太邪门了。他自问：“我不该救她么？”

黑衣少女接着又道：“凡是碰过我身体的人都死了，你抱过我，又抓过我的手……”

岳震寰哭笑不得地道：“你可以杀我呀？”

黑衣少女板着脸道：“我是讲理的，你碰我的情形不同，所以才没杀你，再来可就不同了。”

岳震寰气极反笑道：“你是很讲理，太讲理了，你知道字怎么写？”

黑衣少女眉毛一扬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你别门缝里看人，以为我没念过书，写过字。”她居然笑了，笑起来很迷人。

但此刻的她，在岳震空心目中已是其丑无比。

他吁口气，道：“算我错了，大错而特错！”说完，挪步离开。他所谓错了，是不该救她。

眼一花，她截在他的头里。

“慢走，话还没说完！”

“我已经没有任何话可以说。”

“你告诉我事情的经过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说陆友良早已是死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死人不会弄诡，活的人呢？”

“早走了！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肯告诉我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，我不否认。”

“如果你要知道我是谁，就会有问必答了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应该想得到的。”

岳震寰心念一转，突然想起了近日江湖上热烈谈论的一个女人，也是他要探秘的一个目标，因此心弦立刻起了震颤，但表面上他仍然冷傲如故，淡若无事地道：“鬼千金！”

口里说，心里着实后悔不该错救了这以杀人为乐的妖女。

眸光一闪，“鬼千金”娇滴滴地道：“你一点都不怕？”

岳震寰报以一阵哈哈大笑。

“鬼千金”也咕地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谁了！”

岳震寰道：“我是谁？”

“我没见过你，但听人家提过你，你是‘神眼金雕’岳震寰，没错吧？”

岳震寰冷漠地道：“算你说对！”说完，再度举步朝侧方走去。

这回“鬼千金”没拦阻，望着岳震寰的背影道：“这男人有意思，可惜……”可惜什么她没说出来。

岳震寰身法加快，奔向高台。

“鬼千金”眉头一蹙道：“他怎么往里走？”说完弹身追去。

岳震寰又被中途截住。

“你又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说过我是讲理的，刚才我欠你人情，不能不还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里是禁地，进来就别想活着出去，我特别来提醒你。”

“禁地，没听说过？”

“你外号神眼，怎么没看到？”

“看到什么？”

“那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？”说着，用手朝左前方指7指。

岳震寰放眼望去，果然发现草树之间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因为只看到石碑的背面，不知道是付‘么标心。

基于好奇，他奔了过去，一看，为之骇然怔住，只见碑上刻了四个惊心休目的大字“地狱之门”。望着这四个大字，岳震寰木住了。

这地方他是第一次来，是应约而来的，可是却从没听人谈起过“地狱之门”这回事。

只是在杀手中提起修罗公子其人，是不是有关联，他想弄个清楚。

“鬼千金”跟了过来。

“怎么，不骗你吧？”

“何谓地狱之门？”

“进入地狱的门，很简单的解释。”

“是谁划这里为禁地？”

“当然是地狱之主。”

“地狱之主又是谁？修罗公子是不是地狱门的人？”

“这谁也不知道。”

“江湖下三流的鬼贼伎俩，不值一笑！”

“你真的想死？”

“想死未必会死。”

“你来此地做什么？”

“赴约！”

“赴何人之约？”

“这用不着告诉你。”

“约人的人定是想要你的命，自己不下手，要别人代劳。”

“我不信这个邪！”

“一个人诚心想死，谁也阻挡不了。”

岳震寰不愿再跟他蘑菇，身形一起，闪电般奔去，上了高台，只见月亮已西斜，但等的人却依然不见踪影。

“鬼千金”的话，又响在耳边，他想：“怎么可能，约自己来此地见

面的是侠名卓著的武林奇人陶中州，双方在此之前从无瓜葛，算是初见面，他没理由借刀杀人，可是……约会地点是他提出的，他又因何失约呢？难道内中真的有文章？”

放眼望去，“地狱之门”的石碑宛然在目，他奇怪何以先没发现，而且江湖中也没听人提起，照理，这应该是尽人皆知的。

“鬼千金”的影子，又在眼前晃动，想不到使江湖人闻名丧胆的人物，竟然是个美艳迷人的少女。

她与“地狱之门”有关联么？她警告擅闯禁地只有死路一条，何以这么久没动静？

正在想，鼻孔里突然嗅到一股异香，登时心中一动，这地方是不可能花香的，而且先没闻到，目光溜转，台上空落落的没有任何人影，这奇怪的香味从何而来？

任何情况的发生，都是有原因的。

岳震寰当然要弄个明白，他挪动脚步，还没走到台边，忽然一阵天旋地转，他栽了下去，意识由模糊而消失。



岳震寰没死。

他又醒过来了，但已是第二天的早晨，人还是躺在高台上昏倒的地方。他坐起来，头微微有些晕眩，身上别无异状。

他茫然四顾一遍之后，站起身来。突然发现地上写了四个潦草的字：“免死一次！”

他惊愕万分，这“免死一次”当然是“地狱之门”的人弄的玄虚。

对方为什么破例不杀人呢？他想不透。

艳丽的阳光，照得废墟一片光明。

他望向前方，一颗心登时收紧了，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怪事，“地狱之门”的石碑消失了，像是那石碑根本就不存在。

这分明不是梦，天下也没有所谓的鬼，可是如何解释呢？

他下了高台，走到昨晚竖着石碑的地方，没有异状，没有任何痕迹，石碑神奇地不见了。

发了一阵呆，弹身奔到昨晚欧化雨和钟一民利用陆友良的遗体暗算“鬼千金”的地方，尸体是没有了，但地上被炸成的土坑还在，证明一切全是真实的。

他木立着仔细回想昨晚的情况，记得钟一民曾说过，他守候了三夜，证明百分之百正确，又说，只要达到目的，死义何妨。

钟一民守候什么？

证明了什么？

想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？

还有，“鬼千金”在刚刚发现陆友良尸体之时，曾说：“姓陆的，你竟然还活着？”这又证明了什么？

一连串的谜，使他困惑万分，要揭开谜底，只有设法找到欧化雨或钟一民，最好是能再碰上“鬼千金”。

陶中州失约的原因当然也要查。

想碰上“鬼千金”不容易。

陶中州四海为家，无定所。

欧化雨和钟一民虽然是外地人，但他俩能为本地的陆友良出头，只要到陆家便可知道他俩的行踪，也许他俩还留在陆家。

主意打定，岳震寰准备动身离开，突地，一个声音道：“岳老弟，你还留在这里没走？”

岳震寰转身一看，来的是陶中州，他本想质问对方何故失约，但看到对方那份光风霁月的神情，他忍住了。

他想对方定会主动提出解释，抱了抱拳，道：“陶前辈此刻才来？”笑了笑，陶中州道：“是刚到！”他竟然不提昨晚失约的事。

岳震寰心头火大了，脸上现出不愉之色。

“在下整夜在高台上恭候阁下的大驾。”

“老夫知道！”他说得若无其事。

“阁下说知道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老夫也在现场办事。”